

卷十二

司文郎

水南訂交談藝日
 幸生論語探微
 冠曾論捕家悲
 文運高日何同
 然試官



呂翔病

萬里關關
遞消息存

孤令見鬼程

豈可憐悍

婦空貽

悔覆水收時不見卿

蘇軾



崔猛

排難解紛新解
流運籌帷幄
出奇謀兩人儒
拜登壇命良信勳
名可匹傳



安期島

安期島裏

放舟迷得見

仙人願已酬一我

瓊漿寒不咽笑

君仙福未尊修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二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畱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司文郎

此等狂妄
之人命復
不少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
不之答禮尚往來非
爲此輩設者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

中白服裙帽望之倏然近與接談言語諸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

因命蒼頭設座相對矍鑠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坐更不僞挹通者該
上坐

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通者該如
此問人答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

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通者該目
中無人宋曰北人

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無一字
通者此

論偏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鬪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

校文藝乎通者該如
此輕躁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不通者該
如此有容便趣寓所出經授王王隨

狂悖之行
如見其語
在悖之語
如聞其聲
語極從容
極尖刻軒
眉攘腕者
怒顧而哂
他行所無
者曰敢曰
事何不敢
有日不齊
神情一齊
繪出

快人快語
妙思妙舌
狂童不見

幾必至當
場出醜
有求必得
此念則於
此道不可
問矣而向
有翼倖得
之心者揣
摩之未定
時而逢迎
時而顧忌
安得不落
下乘佛經
有上乘最
云法無三
乘人自見
有等差是
開導語是
小義是
解義是中

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也不通者此破偏通而且大通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

徒事謾罵何以爲人王力爲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人焉宋立應曰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狂生宜嗤之曰

爾並不會作得一字何得爲通生遂不起曰其爲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

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

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翼倖得之心卽此已落下乘文章妙篇全度金針遂取閱過

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

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爲之設水角焉

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滅挫其銳氣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

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

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

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踟躕汗流不言愧並不惶夫復何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

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輕薄語却通且大通王故樸訥覲然而

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尙未七縱七擒南人那得不復反倉楚何敢乃

乘依法修 行是大乘 萬法盡通 萬行俱備 離塵不染 一居無所 名最上乘 文章一法 亦常思法 大上者法 最上者法 視文以鼻 而無鼻界 三昧無證 道家則爲 鼻觀以心 受之以受 者上以受 之也脾受 之也脾受 斯下矣得 有先由其 次以達於 上受之以 耳受之以 目受之以 口認之口 辨之然後

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既而塲後以文示宋宋

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

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

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日何以論文王請以

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

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

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

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辨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奇情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

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

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隔再焚則作惡矣虐極生慚而

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

鼻簾中人並鼻盲矣怨而不怒 妙語解頤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該發曰盲和尚汝亦啖人

水角耶此語更通今竟何如又竟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簾外論文不論 命簾中論命不

文論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

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剋我盲瞳去前該笑此 時該憤矣生焚之每一首

嘆之嘆之
得其真乃
心受之慎
勿妄終身
焉致逆症
也惡逆症
向壁大嘔
下氣如雷
刺於鼻棘
不於腹勝
不能容直
自下等出
以充考作
家無惑乎
官以金梓
其狗矢也
語固尖刻
然盲於鼻
有之實亦
不當尤人
但當克己
一段議論
最爲持平
習舉子業
者當奉爲
玉律金科
而猶累及
死科

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爲之師者可以爲人僧拭目向生曰此

眞汝師也今竟何如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

矣其文如此焉得不盲於鼻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明日不至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

已移去矣乃知卽某門生也其之堂萬顏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

當克己平心靜氣此爲最上乘不尤人則德益宏德宏學進可到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踉蹌落固是數

之不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位何止爲文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岸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

人盲者其變不盲者其常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

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卽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簾

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

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慙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鑄款審視皆

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

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

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殆眞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尙無言

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

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運蹇而至累及朋友奇聞之談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

良曼文之厄游魂
含冤可嘆
試淚而言
先生自道
也故曰知
我者其在
青林黑寒
間乎
替僧喚文
文體釐正
豐儉司文
不替顛倒
有才有德
而反身受
其厄以之
掌司文之
秩可知聖
教昌明重
德行更重
生自責語
即警世語
會幾何時
而居然上
坐者鬢毛
斑矣然則
餘杭生亦
以老無能
爲而始深
自降抑耳

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狎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聊之極思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

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査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卽俾轉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幸是暫謂不然，無讀書種子矣。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

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司文本諸性道探原之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

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危可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

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

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窮原竟委至此，不惟不論命，並不論文矣。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此

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卽前日替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

字紙過多，罰作替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塵肆耳。王命置酒，宋曰：

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不怕狂生笑話。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噉。頃

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

究非從學
問中得來
之謙德也

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
醉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
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
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
籍。今篤行已折除矣。可見非人累我亦非文章惜命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
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
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舉人見進士自然該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
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
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刺見卷一蒼頭見卷五

閨堂見卷三筆札見卷一

口占見卷三

捧腹史記下者傳司馬季

忠買誼曰。先生何居之卑何。狐諧下乘雲笈七籤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第一洞真爲上乘第二洞公爲中

乘第三洞神爲一。

又蒼浪詩話。聊家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學者須從最上乘具。

丹黃見卷九

南人不復反矣。

蜀志諸葛亮傳。注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

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

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猶遣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信楚見卷九

歸有胡友

未窺全豹

晉王獻之傳。獻之年數歲。視門生。擣蒲。曰。南風

粲然見卷一

薪桂米珠

南之楚三

不重在前叙
其有妻安
只甚相得
頓字於此
影照下文
也妙人舌
慧心可人
自是應以
皮毛相之
况萬苦千
辛至死不
變以視勢
家艷女得
失重輕奚
霄壤勒

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
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蘇軾詩北缸不到米
珠資斧見卷一勞寶范貧而能廉金精戲寶儀事見小說雜記傳奇中亦有之范文正讀書體

修寺乃使發之見章邱志大父見卷一瓜分見卷四他山之攻詩小雅宣聖從記景行錄孔子自

哀公誅為尼父西漢追諡褒成宣尼父東漢封褒尊侯後魏改諡文聖尼父後周進封鄒國公隋贈先
師尼父唐太宗升為先聖尊為宣父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道隆公元宗追諡文宣王宋改至聖文宣王轉

輪見卷四龍飛黃符瑞圖騰黃者神馬也一名乘黃亦曰梓潼府見

九一司文郎唐書百官志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龍朔篆見卷一茵唐韻音審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天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
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出年約
十八九衣服樸潔面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
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
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
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
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册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
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會在房孫意少

一
時中書局校印

貞珉而重
之曰鬼妻
誰謂不宜
不有如蓮
之清氣幾
幾乎交臂
失之此貌
之誤人也
如果此志
得行豈不
省却多少
艱苦
無病之賢
許能知之
臨死囑言
區畫最當
惜孫惑於
宗人之俗
見而不克
終踐其言
耳
以微黑多
麻之人猶
爲房中眼
中釘至笑
噤皆罪以
致遷怒不
閱獨宿又
是遠遊乎
自取難乎

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移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卽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嫗也。凌晨啓戶。女掩入。嫗詰之。答云。若甥遣問何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留奴暫寄此耳。嫗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昇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妻。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畧。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嫗。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卽令子之可也。卽正位焉。亦可也。旣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患慙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

其爲物
屏氣承
顏色之
耳而泣
瑣屑而
之涕泣
道之慕
義仰其
者敬慎
聽之十
忠臣義
縹緲同
絕妙排
從左氏
來讀此
爲之泣
行下數

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
數相鬪鬪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
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
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
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
叱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
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嚎啕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
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卽殺王府世
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爲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
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
也共撫之危急存亡之秋而後知仁人志士媼曰諾無病入室携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
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媼慮其纖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媼力奔
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曉扣扉借
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
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

辛甚軟弱
此數觀不
數官不曉
教官不曉
人癰瘡不
作乞巧相
方不愧爲
教官何醒
鯁之有直
寫酷虐分
不到十二
不遺餘力

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
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句未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孫駭絕猶疑爲夢
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
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嫗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頰頰
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
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
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
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遂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
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爲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瘡
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爲之
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
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
近村有楊家疇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
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激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
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誚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

碑誌奇而當

不肯再醮猶是有骨
猶是若天
氣人之子
官之厚脈
犬耳議而
其蠢妝豈
造之此常
復有綱婦
廉恥乎而
竊于以奔
竊驢以猛
是真能者
省回頭怨
觀其自怨

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悲曰。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昇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媪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昇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似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邊。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甯不憶之耶。快絕語而參之以舊日恩情是以懇款易入孫乃熒眚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欲得其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

自艾子法門爲憫下屠所放地成佛之悍毒婦不欲多見婦不可多得如閉戶誦佛遂同彌陀睡且置他事于不問致餓子孫爲餓李即令果證無上普濟衆生受災隱樂之謂何也責績織而使課勤惰是慈悲婦之言真澈已心中了我無義者見分際莫

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

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

此一指足以償無病之業

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

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梁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

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

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

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孀者矣無已再覲顏一經紀之乃集

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

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

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

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顛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

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

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

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言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

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歛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